

春秋本傳釋義大成

二十之十
二終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三	九	三
一	三	二	五
五	八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二	漢
九	八	〇	書
二	五	三	
十	五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55 (415)
函號	369

共六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

淺草文庫

後學新安俞 臯 述

昭公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而出奔又七年而薨于乾侯共二十二年季氏立其弟宋是為定公諡法威儀恭明

庚申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者言猶受國於先君也○左氏傳立敬歸之婦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上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楚公子名圍齊氏惡

名皆三命大夫陳公子名招三命大夫例書公子某後書弟者見其以叔父之親殺世子也罕氏虎名亦三命大夫○左氏傳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四命大夫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迎之

通志堂

伯州對曰君辱賜寡大夫圍謂圍使豐氏端有而室圍布八筵告於莊共之廟而求若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憂案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取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取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今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曼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

子家持之皆保世之王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胡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會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敵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三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月取鄆 鄆莒邑莒魯所素爭者故不繫莒內將甲師少止書取其程子曰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必負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文誰然然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福矣趙孟聞之曰臨忠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

者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詳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
 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
 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曾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
 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
 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
 商有桀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魯魯
 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魯魯
 之執事豈其顧盟昔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鄆為日久
 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
 人許之乃免叔孫○公羊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胡氏傳案
 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讀齊盟請
 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昔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
 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也故不
 悉書為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內諱也
 取酬幣終事八反蓋鍼雖富奢應不能至是傳說之太甚矣○左氏傳秦后子
 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
 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

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
 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二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
 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
 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
 幾何○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
 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
 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傳案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
 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
 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
 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
 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名華子穿
 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立是為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晉地今太原路晉陽也○左氏傳晉
 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
 乃殺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兩
 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公羊傳敗狄于太原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太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

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胡氏傳大鹵大原也案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落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莒 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故稱莒去疾遂自立而無所稟命故不曰公子其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左氏傳莒子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胡氏傳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自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

莒展與出奔吳 程子曰為弑君者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左氏傳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胡氏傳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左氏傳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胡氏傳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取取而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三月已取也今疆正其田○左氏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公羊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穀梁傳疆之為言猶竟也

葬邾悼公 不書月 缺文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 楚子麇卒 邾敖名麇共王之子圍立是為靈王○左氏傳楚公子圍使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官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邾敖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慎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王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廡尹子皙出奔鄭

殺大宰伯州犂于邾葬王于邾謂之邾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于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酉辛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氏起名三命大夫時聘也左氏謂且告為政之說非也○左氏傳晉侯使韓

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疆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叔弓如晉報聘也○左氏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无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

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公孫名黑三命大夫○左氏傳秋鄭公孫黑將作

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夫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胡氏傳案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疆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至河乃復晉辭公也故使季孫往傳謂不納公而納季孫其說甚非也此蓋晉以公親行為大重而來辭

於是乎卿往也○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傳取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胡氏傳案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

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有妄悅久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于河而見卻雖欲弗反將得已乎曰以思公之胄于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福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守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仗儷齊人請陳無守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戊壬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成公名原子寧立是為悼公左氏傳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成公嘗親會襄公葬故魯書厚報之左氏傳五月叔弓如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穆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早也冬大雨雹

冬大雨雹

志災也朱子曰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北燕伯欵出奔齊

北燕伯名欵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胡氏傳案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不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宵童而弒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殺冢鄉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亥癸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趙氏曰五帝已前未有藏冰之說豈長有

意不同○左氏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天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胡氏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疘霾電戾氣也陰陽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天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示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雷霜雹則亦証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電之災也庶可禦也

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於是乎行伯者之事胡姬姓子爵國在今汴梁路潁州淮夷淮東之夷也地在今河南府路邳州維寧縣申姜姓小國後為楚所滅屬楚地在今信陽州○左氏傳夏諸侯如楚魯曹邾不曹邾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豐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

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麋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鄆城竟莫校畏其疆盛則曰晉楚唯天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其偽赴其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怒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楚子蔡侯

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楚主兵故先序行伯者之事故殺齊慶封賴子爵姓未詳國在今

通志堂

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街壁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遷賴於鄆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其枝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何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繼事也

九月取鄆 內將甲師少止書取某○左氏傳九月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昭子也○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

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蝦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疆與子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疆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下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孫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正書服子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子甲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三軍今舍中軍復舊制也○左氏傳甲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

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穀梁傳貴復正也○胡氏傳案左氏舍中軍甲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甲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

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未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夏莒

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再命大夫名牟婁莒所取杞邑也防茲莒邑今益都路密州安丘縣有

防亭莒州莒縣有茲亭以邑來奔以其所守之邑來獻而屬於魯也○左氏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

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

秋七月公至自晉

往朝而至也○左氏傳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魯受莒叛臣邑故莒舉兵加討而叔

弓先用奇詐取勝也鄭氏曰蚡泉魯地近於莒趙氏曰公羊有釋蚡泉之義前後地名未曾解說何獨釋此故不足取○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公羊傳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主兵也越姒姓子爵國在今紹興路諸國書爵君親將也徐越書人將甲師少也無褒貶左

氏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

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
 覺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
 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
 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
 馮怒虐執使臣將以覺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
 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覺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
 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上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
 報在邨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
 山遠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
 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
 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
 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
 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前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
 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
 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
 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
 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
 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
 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
 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丑乙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文公名益姑子郁釐立是為平公
○左氏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不書月缺文也子哀公立○左
氏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
拜莒田

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
 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
 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
 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
 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云人之族既盟于北

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
 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大夫也必云女喪而宗

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胡
 氏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

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云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
 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之宋公寵信闕寺殺世適座而

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云家亦可畏矣猶有任
 趙高以云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云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云唐而不知鑒覆車

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
 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也楚遠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

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
 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殿尹棄疾子蕩歸

罪於遠洩
 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左氏傳冬叔弓如
 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君親將
 也○左

通志堂

氏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甸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逐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言可也

寅丙

七年春王正月既且齊平

魯與齊平也齊為主故曰既且非燕也○左氏傳既且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濶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豐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濶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壘王積竿耳不克而還○穀梁傳平者成也既且猶既且也既且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既且○胡氏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既且當是時昭公結昏疆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既且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三月公如楚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宰蕩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蕩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若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貶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叔孫婁如齊涖盟因暨齊平而盟也前定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氏傳晉侯問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日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名惡子元立是為靈公○左氏傳秋八月衛襄公卒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鴟鴞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成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九

月公至自楚

左氏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辰衛侯惡卒

襄公名惡子元立是為靈公○左氏傳秋八月衛襄公卒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鴟鴞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成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九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晉侯問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日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名惡子元立是為靈公○左氏傳秋八月衛襄公卒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鴟鴞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成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九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名惡子元立是為靈公○左氏傳秋八月衛襄公卒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鴟鴞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成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九

九月公至自楚

左氏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饘鬻於是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武子也○左氏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

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諸侯五月葬禮也自此之後或三月或緩皆失禮世變愈下矣○左氏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子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

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三三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書陳侯之弟招殺世子見其滅親為亂也孫氏

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廟之宗殞家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此惡之大者也直書義自見矣○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與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哀公名溺○左氏傳

叔弓如晉

傳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楚

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千氏徵師名公子名

留○左氏傳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

通志堂

卯丁

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穀梁傳稱人以秋蒐于紅蒐常事也秋蒐于紅非時非地故書紅魯地今徐州蕭縣有紅亭○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絜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胡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恃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陳人殺其

大夫公子過公子名過○左氏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大雩早也冬十月壬

午楚師滅陳左氏傳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穀梁傳惡楚子也執陳

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楚行伯者之事以討亂正也不殺公子招而放之并滅陳非道矣葬陳哀公與齊葬紀伯姬同皆非也○左氏傳壘嬖表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宣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於主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

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宣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穀梁傳殺陳孔奐惡楚子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許遷于

夷夷古城父也今亳州樵縣○左氏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夏四月陳災左氏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于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夏四月陳災左氏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于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水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女而遂酌以飲二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公羊傳夏四月陳火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悛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若是則陳存悌矣○穀梁傳夏四月陳火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日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傳

秋仲孫矍如齊

魯不聘齊者二十年七年暨齊平故今始聘也左氏傳孟僖子

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創立例書築囿有垣之也勦民力以爲耳目之娛故聘禮也書以爲後世戒左氏書時之說非也觀叔孫昭子之言

可知矣左氏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其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巳巳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

藥氏施名三命大夫○左氏傳齊惠藥高氏皆酒

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藥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藥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鈺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五月庚辰戰于稷藥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藥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疆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

孫矍帥師伐莒

季孫氏意如名仲孫矍名皆三命大夫三卿並將也左氏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自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已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平公名彪子夷立是爲昭公○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叔孫氏婁名三命大夫三月葬速簡而失禮也○左氏傳叔孫婁齊國弱宋華

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

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
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
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
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
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
公官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
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

公成卒

不書冬缺文也平公名成子佐立是為元公○左氏傳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三月葬速簡失禮也○左氏傳

叔弓如宋

葬平公也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誘

殺非討賊之詞私意而已矣○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穀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胡氏傳左氏曰楚子在申

午庚

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殺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猶其宮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疆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公楚

子名棄疾三命大夫○左氏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補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斲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公妾昭公母齊歸也左氏傳五月齊歸薨

大蒐于比蒲

非常為大此紀其非常非時非地也鄭氏曰比蒲魯南鄙之地○左氏傳非禮也○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

通志堂

以事曰蓋以罕書也○胡氏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
 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
 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
 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
 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
 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
 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
 審於緩急輕重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祲祥

因會而盟未前定也祲祥地闕○左氏傳孟僖

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
 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筮反自祲祥
 宿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
 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
 主而不恤云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

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華氏亥名北宮氏佗名皆三命大夫為會謀救蔡也

厥慙地闕○左氏傳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
 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墮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
 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
 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

有表衣有禮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
 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
 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
 氣矣○胡氏傳案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
 為盟主而不恤云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
 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
 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
 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
 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
 而不序云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
 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云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
 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
 不求其
 備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氏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

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不感
 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
 殆其失國○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

孫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此言世子未立也○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大子

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公羊傳此未
 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

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于志所以惡楚子也○胡氏傳內入國而其君來外滅國而其君歸皆服而用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彊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虐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未辛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氏偃名三命大夫納燕伯正

也不于其國而于陽則非也○左氏傳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眾也○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簡公名嘉子寧立是為定公○左氏傳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墮弗毀則日中而墮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

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

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云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取鄭之

役昔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葬速

簡失禮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氏熊名三命大夫○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

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子名愁○左氏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仲叔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愬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

通志堂

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聞之不取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楚子伐徐 左氏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躡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

晉伐鮮虞 將尊師少例書某伐某曰狄晉者非也鮮虞白狄於乾谿

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胡氏傳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讓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云秦變詐並與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申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魯季氏邑季氏家臣南蒯宰此邑據邑以叛故圍之書圍不言叛

可知矣○左氏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胡氏傳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疆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怨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

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

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據左氏曰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而經書公子比弑者蓋公子比自以正其罪乾谿楚地在今汝寧府之南○左氏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太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驪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弑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美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逐

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鄆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五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胡氏傳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今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藥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鱣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累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藥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郊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

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肝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休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

疾殺公子比

公子比自立為王棄疾為司馬而不書弑君者見比不當立也二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日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曰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鱗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鱗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鱗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王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

姬密埋壁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干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胡氏傳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坎牲加書而疆之盟則盟帥四族眾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眾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劉子王朝公卿

也例書爵平丘衛地今汴梁路封丘縣元名平丘縣○左氏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

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于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胡氏傳案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號之會仍讀舊盟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彊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二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園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晉罪公不使與盟然得不與盟實幸也○左氏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主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桓由是興晉禮王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胡氏傳案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諭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儀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訢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疆眾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

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主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桓由是興晉禮王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胡氏傳案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諭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儀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訢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疆眾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

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憐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泣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晉以邾莒故辭公不盟而季孫亦被執也○左氏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

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訛以絕兄弟之圖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瘠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請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云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計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

歸子服湫從○公羊傳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晉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恥不與焉○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疆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案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于陳

陳蔡復國書歸見其當復也趙氏曰公羊云不與諸侯之專封非也此本是列國今改過復其所爾何名專封○左氏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

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胡氏傳楚處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弃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處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處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與滅國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冬十月

葬蔡靈公陳滅而哀公已葬蔡滅而靈公未葬故今國復然後葬也穀梁

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公如晉至河乃復公以晉執季孫往

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

州來州來楚附庸小國故吳滅之○左氏傳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

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

西癸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意如不書氏缺文也左氏尊晉罪已

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

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廖於晉乃

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

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

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三月

曹伯滕卒武公名滕子頃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不書月八月

莒子去疾卒著丘公名去疾不書葬不往會也○左氏傳秋八月莒著

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胡氏傳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

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

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

鄭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

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

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

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

不中節皆若是耳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公子也非大夫○左氏傳

不遠之其能國乎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

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甲戌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餘昧也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有事于武宮祭也當籥入

故去樂卒事記事之變也○左氏傳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胡氏傳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秦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卹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莅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

夏蔡朝吳出奔鄭楚費無

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傳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

師伐鮮虞將尊師眾也○左氏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鞮歸○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

冬公如晉左氏傳平丘之會故也

亥乙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君親將也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

戎蠻

子洛戎之別種今河南府新安縣有蠻城○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胡氏傳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傳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甲矣君幼弱六卿疆而奢傲將因是以習晉實為常能無甲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胡氏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諭此正憤懣自彊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名夷子去疾立是為頃公

九月大雩 左氏傳早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左氏傳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葬速簡失禮也

○左氏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子丙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能久乎

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郟子來朝 左氏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氏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

八月晉荀

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將尊師少無喪貶○左氏傳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

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胡氏傳林

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苟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疆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大辰

星變也大辰東方房心之間左氏宋衛陳鄭同日火之說近誣胡氏為王室亂越滅吳之說亦未盡善俱臆言也○左氏傳西及漢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禘

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筭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於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胡氏傳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敵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人將卑師少也吳將尊師少也列陣相敵例書戰據事直書無褒貶長岸楚地○

左氏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暫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彊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彊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丑丁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名須弟通立是為隱公夏

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來告故書○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

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胡氏傳案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筭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郟
郟姓子爵國在今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故開陽縣城○左氏傳邾人藉稻邾人襲郟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祭於邾邾莊公反郟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不書月日缺文也○左氏傳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

寅戊

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也在今河南府路鄧州內氏其亡乎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蓋遷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傳邾夫人宋向成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胡氏傳案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祭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成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案左氏曰許悼公瘡疾戊辰飲世子止以藥弒其君父也據事直書爾而又曰盡心力以事君君舍藥物可也何其言自相背如此○左氏傳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君舍藥物可也○穀梁傳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哭泣飲飢粥盜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胡氏傳案左氏許悼公瘡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通志堂

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
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
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
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胡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
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
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
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
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
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
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
賢者之類功臣之世

秋盜殺衛侯之兄執紼

作亂者殺之例書盜無襲取
書兄與書弟之義同兄而不

蓋得春秋之旨矣
立蓋庶兄也公穀母兄之說亦非○左氏傳衛公子孟執紼齊豹奪之司寇與鄆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
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
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
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
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
甲焉使祝肅實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
乘及閱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
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駟乘

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紼蓋
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
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
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
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賔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
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
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賔將振主人辭曰亡人
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賔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
圍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
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
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
子朝褚師圍子玉霄子高鮐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
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子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
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
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取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
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
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公羊傳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
疾也何疾爾惡疾也○穀梁傳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疾衛侯累也然則
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
之綦楚謂之踰衛謂之輒○胡氏傳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
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
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執紼之驂乘

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子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紮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紮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向氏寧名三命大夫○左氏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

馬彊向宜向鄭建建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許候反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奸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名廬子東國立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氏傳蔡大夫朱失位位在甲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

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甲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

左氏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

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年焉為十一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

南里以叛

自陳由陳而入也南里宋國城南之里○左氏傳宋華費遂生華

驅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且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廡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穀梁傳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胡氏傳案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哉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廡及桑

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秋七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左氏傳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不克也故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子伯張也左氏傳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東國也穀梁作東此蓋文誤也已踰年故書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

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穀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

又奔之曰東惡**公如晉至河乃復**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左氏傳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

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宋華**

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氏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

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

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取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

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

驅華登皇奮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為大司徒樂

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穀梁傳自

宋南里者專也胡氏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

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

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

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

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

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大蒐于昌間**昌間魯地穀梁傳秋而曰蒐

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大蒐于昌間**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胡氏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

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

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

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伯臨于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

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

徹其掌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

意**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周景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

鞅名魯三命大夫**王室亂**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

三月葬速亂故也**王室亂**通上下言王室則父子兄弟自亂爾左氏傳

通志堂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遠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孟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景靈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驥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之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胡氏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山豈

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單子王朝公卿也例書爵王猛王子猛也不曰子見其當立也皇王畿內邑今河南府鞏縣有黃亭○左氏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胡氏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孟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均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疆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 **秋劉子單**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陳氏曰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王城河南府也

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胥伐皇大敗獲鄆胥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孟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胡氏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



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立踰年則王子耳故不書天王不書崩○左氏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穀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往聘 癸丑叔鞅卒叔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左氏傳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

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雖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

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

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且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

至晉人圍郊郊杜氏曰周邑討王子朝之亂也○左氏傳壬寅朔二師圍

戊還○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胡氏傳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東國平侯子也二十一年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國人立著丘公之子是為

也諡曰悼侯

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眾矣

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鬯沈子逞滅獲陳夏

翳 吳將尊師少也奇詐取勝例書敗六國皆楚與國也雞父楚地今安豐路安豐縣有雞備亭胡子鬯沈子逞滅身亡而宗社失守也夏翳陳大夫生擒得之例書獲皆據事直書也無褒貶

○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鬯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鬯沈子逞滅獲陳夏翳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翳何吳少進也○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鬯沈子逞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胡氏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天王居于狄

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周敬王也狄泉亦名翟泉今河南府之東故洛城也居于狄泉未得入京師也尹氏周之世卿王子朝景

王庶子獨尹氏立之也○左氏傳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北夷南宮極以成周人成尹庚寅單子劉子焚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崩潰○公羊傳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胡氏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其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

通志堂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示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是也生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翳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子百十
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曰王謂尹氏此大雅
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
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
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樂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狗
時之所稱
八月乙未地震左氏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甚弘謂劉文公曰
豈其然乎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

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
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有疾而復非晉辭
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取也○穀梁
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胡氏傳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
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取也以周公之由干乘之君執幣
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
疆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
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
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疆之
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孟僖子也叔孫婁至
自晉叔孫婁左氏穀梁不書氏然婁以行人被執罪不在婁不當去宜從公
羊胡氏○左氏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蹕待于門內曰
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
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婁

至自晉尊晉也穀梁傳婁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胡氏
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婁以禮立身而不屈於疆
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疆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
性疆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
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
奈何安之若命者故婁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
之所以表其節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日食有常度災而非異
為後世勸也也何必曰將冰將旱哉
○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
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秋八月大雩左氏傳丁

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名郁釐子冬吳滅巢巢楚與國非楚邑也○
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
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
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
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胡氏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
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
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
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
民則不君矣故諸侯葬杞平公不書月
之寶三以土地為首葬杞平公缺文也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左氏傳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甲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樂氏大心名北宮氏喜名游氏吉名皆三命大夫叔詣即黑壤也在今平陽路河中府為會謀王室也○左氏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取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

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人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胡氏傳案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取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于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盭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眾召伯負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鸚鵡來巢

魯所素無例書有鸚鵡即鸚鵡也左氏師已童謠之言近誣不足取

○左氏傳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公出辱之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跌公在乾侯徵褰與孺鸚鵡之巢遠哉遙遙桐父喪勞宋父以驕鸚鵡鸚鵡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穀梁傳有鸚鵡來巢一有云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鸚鵡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胡氏傳傳曰鸚鵡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鸚鵡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

通志堂

有國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大雩非常也而又雩其非常可知雩祭例用辛日上

辛上旬辛日季辛末旬辛日也此旱甚也公羊聚徒攻季氏之說非也啖氏曰雩祭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攻季氏乎○左氏傳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

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胡氏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

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鸛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

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示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

時旱魃蘊隆災示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

能勝乎故特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內奔例書孫次欲進此以為後世鑒

魯境處魯自宣公以來三家專政祿去公室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子在位二十五年之間天災累見而不修省其不能為國明矣故卒為季氏所逐至

於出奔又恐齊侯不納不敢直至齊而次于境上也○左氏傳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

如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

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邱之雞

鬪季氏芥其雞邱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官於邱氏且讓之故邱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貴公

果公貴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傲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干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

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

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

氏之司馬驥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驥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

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

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信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

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胡氏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

州○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胡氏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

州○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胡氏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

言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干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言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叔孫昭子也○左氏傳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

死戊辰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元公名佐子頭曼立是為景公曲棘宋地今汴梁

路杞縣有曲棘里宋公卒于曲棘言非國都也與鄭伯卒于鄆之例同公羊卒于封內不地之說非也○左氏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枌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穀梁傳邠公也○胡氏傳案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

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所取莒邑也齊侯不能納公今止取鄆以居公爾○左氏傳庚辰齊

侯圍鄆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胡氏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西乙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葬速簡失禮也○左氏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鄆乃魯邑故即書至書居于鄆見未返國都也○左氏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

魯地也○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胡氏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夏

公圍成

公欲返國故圍成○左氏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

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輻七入者三十釐子射其馬斬鞅磴改駕人以為駸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自皙鬚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胡氏傳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公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上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秋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杜氏曰鄆陵地缺趙先

成公六年魯取鄆此故墟也故曰鄆陵與邢丘之義同齊主盟謀納公也○左氏傳盟于鄆陵謀納公也此乃聖人特筆存公之意與後書公在乾侯之義同

公至自會居于鄆

卒 平王名居亦名棄疾子壬立是為昭王○左氏傳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

九月庚申楚子居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稱之曰京師敬王嘗居翟泉矣今而書曰京師則不知其為成周歟翟泉歟故書成周以紀其實無褒貶○左氏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吹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天子所都諸侯以下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胡氏傳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成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

天王入成周故尹氏及召伯毛伯以子朝奔楚也由是觀之子朝之立
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
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
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于瑣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
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
而建王嗣用遷邾邾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類
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
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頤王亦克能修其職
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
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
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
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
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
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
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
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
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
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
為○穀梁傳遠矣非也奔直奔也○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
於景王為之黨者眾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
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

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
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
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
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
可謂深切
著明也哉

成丙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

公如齊與齊謀未返
國也至自齊居于郕

見在外也○左氏傳公如齊公至自齊
處于郕言在外也○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聞而知
之故略

而書國○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
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
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
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
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
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
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
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弒王闔
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王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
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
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胡氏

子。五五

春秋集傳卷十

三

張達

乃以君出

亥丁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如晉次于乾

侯乾侯晉地今大名路古斥丘縣也公以齊侯不克納之故如晉又恐晉侯不納故次于乾侯以待○左氏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名寧子薑六月葬鄭

公在外也

定公三月葬速簡失禮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穆公名寧子結冬葬

滕悼公不書月缺文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晉不納公故還鄆○左氏傳公至自乾侯處于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齊侯不納公而唁于野井今而使高張來唁又不親至公之見棄於齊甚矣○左氏傳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王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胡氏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

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

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一身下人而人

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隣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

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復不納侯亦見棄於晉矣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秋

七月冬十月鄆潰潰民亂逃散也昭公失國齊侯取鄆以居之又不能撫有一邑之民致其逃散其不能復國宜也自此以後削跡於魯矣○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鄆之也曷為鄆之君存焉爾○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示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胡氏傳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微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獲陷奔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

書以為後世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昭公失國于今五年居于鄆猶在魯地也今在乾侯非魯地矣經以昭公紀年而書公在乾侯所以黜季氏而存公也唐鑑帝在房陵學春秋此意也杜氏謂書此釋不朝正之義甚非也自公孫于齊已不朝正矣何待此乎○左氏傳不

書此釋不朝正之義甚非也自公孫于齊已不朝正矣何待此乎○左氏傳不

書此釋不朝正之義甚非也自公孫于齊已不朝正矣何待此乎○左氏傳不

書此釋不朝正之義甚非也自公孫于齊已不朝正矣何待此乎○左氏傳不

書此釋不朝正之義甚非也自公孫于齊已不朝正矣何待此乎○左氏傳不

書此釋不朝正之義甚非也自公孫于齊已不朝正矣何待此乎○左氏傳不

書此釋不朝正之義甚非也自公孫于齊已不朝正矣何待此乎○左氏傳不

書此釋不朝正之義甚非也自公孫于齊已不朝正矣何待此乎○左氏傳不

書此釋不朝正之義甚非也自公孫于齊已不朝正矣何待此乎○左氏傳不

春秋集傳卷十

三

通志堂

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月丁巳薛伯穀卒

獻公名穀子定立是為襄公。左氏傳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

唁于乾侯

呂氏曰此見大國與盟主皆不能討亂也。左氏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不書月。缺文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也。脫邾字。濫黑肱所守邾邑也。在今寧海州。

左氏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知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甚。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

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盱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十二月辛亥朔日

通志堂

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

卯辛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傳言不能外內

取闕

公羊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

夏吳伐越

將尊師少也○左氏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

吳乎越得歲而吳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

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城成周

子朝之亂成周之城破壞故諸國同力完修之不曰京師而曰成周所以明非翟泉王城也○左氏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

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施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螽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

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

衛彪偃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

卑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子微

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氏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薨于乾侯非魯地也

○左氏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三三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

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於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郕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一

後學新安俞 臯 述

辰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事在三月故書王三月諸傳無正之說非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母未詳在位十五年子蔣立是為哀公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也宋大夫仲幾不受命而晉人擅執之於京師二者皆罪也○左氏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示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忌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仲幾之罪何不葺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傳不言正月定

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胡氏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王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察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有四子季氏皆不立直侯喪至而立其弟其專政可知矣

夏六月

知矣朱子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五世矣○左氏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賓使羈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

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及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傳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胡氏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不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致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



事為永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

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諡

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 九月大雩 誌非常也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

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

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

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

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

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

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

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

必請之者也 立煬宮 煬宮魯君煬公之廟也舊已祧毀而復立之誌非禮也

是以重之 立煬宮 公羊傳說是左氏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

月立煬宮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

禮也胡氏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

廟即遠有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大豆也周十月今之八月建酉之月

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也不當隕霜而隕霜殺菽誌災異也公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穀梁傳未可以

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胡氏傳穀梁子曰菽舉重也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 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己癸

二年春王正月 無事例書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魯

名兩觀左右二闕也火焚曰災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

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

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 秋楚人伐吳

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秋楚人伐吳

楚人將甲師少也左氏傳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

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

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更舊變制例書新作穀梁傳有加其度之說

不書此何以書記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

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胡氏傳書新作

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

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

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

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

午甲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

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三

通志堂

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鼬也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名穿子益始立是為隱公

○左氏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邾子在門臺臨廷闔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

夏四月無事例書時書首月秋葬邾莊公不書月闕文也緩葬失禮也○左氏傳先葬以

車五乘殉五人莊公下急而好絮故及是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仲孫氏何忌名魯三命大夫拔

地未詳邾子初立而請盟魯為主故書及○左氏傳冬盟于邾修邾好也

未乙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名吳子抑立是為懷公三月公會劉

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楚劉子王朝公卿也陳子立未踰年之君也程子曰楚恃疆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白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

故書侵以罪之○左氏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

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

煩刑書若又共二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胡氏傳案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表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

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乎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福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

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

歸殺之蔡公孫名姓三命大夫將尊師衆以覆其宗社而沈子不能死社稷皆罪也而又殺之罪莫大焉○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

伐之夏蔡滅沈○胡氏傳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

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

惡也而恃疆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翻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五月公及

諸侯盟于臯鼬不書日缺文也臯鼬鄭地成臯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左

氏傳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莒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莒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

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鬻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後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空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之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穀梁傳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胡氏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臯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也

杞伯成

卒于會

悼公名成子乞立是為隱公

六月葬陳惠公

惠公未葬而懷公出會失禮可知

許遷于

容城

容城許地今許州臨潁縣畏楚迫鄭故遷

秋七月公至自會

會盟兩地故不書地而以會至也

劉

卷卒

會召陵之劉子也名卷脫于字後書葬劉文公可知也○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襄內諸侯也非列土

葬杞悼公

葬速簡失禮也

楚人圍蔡

將甲師少例書人蔡滅沈而沈乃楚與國故楚人為沈報復而圍蔡也○左氏傳秋楚為沈故圍蔡

師伐鮮虞

晉主兵報平中之役也

葬劉文公

劉子卷也同盟故會葬○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蔡侯吳子君親將也書以吳子蔡主兵也楚人將甲師少也敗書師敗而將不傷

也書囊瓦出奔可見矣○左氏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于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

通志堂

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繁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繁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繁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滋○公羊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求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迺古之道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于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

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得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兩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寧詬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將尊師少例書國非貶也柏舉之戰書爵君親將也入郢書國分兵以入將雖尊而師少也郢楚別都之邑故不曰楚而書邑名在今江陵路安陸府○左氏傳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于山處今尹之宮夫繁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繁王入之左司馬成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取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巴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



從鄭公卒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唯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公羊傳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

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胡氏傳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申丙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紀災夏歸粟于蔡左氏

傳以周亟矜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彌也於越入吳於越乃越之別號也與稱邾婁之意同曰於發語也義彌也辭者非也○左氏傳吳在楚也○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季平子也○左氏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瓊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胡氏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

子。文。

春秋傳卷十一

七

子秀

於季氏苟有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彊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叔孫昭子也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傳報觀虎之敗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將師眾以覆人宗社鄭之罪也許男不能死社稷亦罪也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許而不能白其罪以加天討今乃為晉報復而侵之罪可知也

師眾以覆人宗社鄭之罪也許男不能死社稷亦罪也左氏傳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鄭滅

許而不能白其罪以加天討今乃為晉報復而侵之罪可知也左氏傳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九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

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季孫氏斯名魯氏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以不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覺以為必適晉故彊為之請以取入焉秋晉人

執宋行人樂祁犁左氏傳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

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魯邑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忌脫何字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無事例書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陳氏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

盟于沙北宮氏結名衛三命大夫沙晉地名大名路元城縣有沙亭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

盟于沙北宮氏結名衛三命大夫沙晉地名大名路元城縣有沙亭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

盟于沙北宮氏結名衛三命大夫沙晉地名大名路元城縣有沙亭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

盟于沙北宮氏結名衛三命大夫沙晉地名大名路元城縣有沙亭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

盟于沙北宮氏結名衛三命大夫沙晉地名大名路元城縣有沙亭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

盟于沙北宮氏結名衛三命大夫沙晉地名大名路元城縣有沙亭

戊戌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無事例書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陳氏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

盟于沙北宮氏結名衛三命大夫沙晉地名大名路元城縣有沙亭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

盟于沙北宮氏結名衛三命大夫沙晉地名大名路元城縣有沙亭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

春秋傳卷十一

通志堂

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穀梁傳齊

大雩

誌非常也

齊國夏帥師

伐我西鄙

定公即位之後絕不與齊交聘而又與之爭鄆故來伐○左氏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

師齊師聞之墜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既雩而

雩失禮之甚也

冬十月

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報伐西鄙也○左氏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

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再伐○左氏傳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穀梁傳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正月侵齊今又侵之是以夏齊

靖公名露子陽立不書日缺文也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公兩侵之也○左氏傳夏齊國夏高張

曹伯露卒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晉師來救而齊師已退公會之于瓦故不曰救瓦衛地今滑州白馬縣有

瓦亭○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懷公名柳子起立是為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七年鄭衛盟于沙相結以叛晉也今討之而不能明白其罪是以不能繼伯也○左氏傳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

曹靖公

上書七月此不書可知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葬速簡失禮也

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再結叛晉也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先公昭公也季氏專政逐之而卒于外至於葬墓道之南故亦不以從祀今始得從祀也或曰從順也順祀先公升閔公於僖公之上也此蓋本左氏公羊之說○左氏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

通志堂

春秋集傳卷十一

九

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
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
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
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
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
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穀梁傳責復正也○胡氏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
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
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
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
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
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
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
王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大弓 陽虎為季氏家臣作亂而竊寶王大弓以逃也作亂者例書盜杜氏曰
寶王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左氏傳陽虎敗陽虎說甲於公

宮取寶王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
余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
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
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
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
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職而殺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

是至乎曰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
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
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
取策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絃
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絃于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
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孺然
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傳寶王者封圭也
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二非其
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子庚 九年春王正月 無事例書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獻公名 蠆子勝

立是為 得寶王大弓 左氏傳陽虎歸寶王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
聲公 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

之書得之書○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王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
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眾也○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王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
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王允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
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
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 六月葬鄭獻公
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三月葬速

簡失禮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衛叛晉從齊故與齊侯同次五氏晉地○左氏傳齊侯伐晉夷儀敝

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駢之靳晉車千乘在中年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年中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云在中年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帥克城而驕其師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秦得其尸公三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伯卒

不名闕文也

冬葬秦哀公

不書月日缺文也

丑辛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釋怨也魯自定公初年不與齊交聘七年齊來伐八年公兩侵齊而齊又報伐怨惡甚矣

今始和也故夏講會禮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及齊平故為此會夾谷齊地在

今淮安路海寧州懷仁縣○左氏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如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蓋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胡氏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疆眾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

三田皆汶陽之田也龜陰龜山之陰今東昌路博平縣有龜山服義而歸故書來歸以嘉之也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胡氏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倅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忌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魯地叔孫氏封邑今東平路須城縣有郕鄉○左氏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為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

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胡氏傳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疆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示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公子名地因向魍而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杜氏曰安甫地闕趙先生曰公羊作安革蓋牽也文

也出奔也誤耳在今東平路平陰縣叔孫州仇如齊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敵邑際故取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仲佗皆宋公之弟未命氏者故止書弟○左氏傳宋公子地嬖遠

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黽黽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黽而奪之黽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父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黽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黽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傳天為宋患寵向黽故也

○胡氏傳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

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六年侵鄭今始與平也前定之

盟故書泣○左氏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襄公名定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不書月缺文也叔

孫州仇帥師墮郟

墮毀也家臣彊據邑以叛故毀之○左氏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穀梁傳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猶取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伐曹討其納樂大心公孟氏彊名三命大夫也

季孫斯

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彊於郟故二卿帥師以墮○左氏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

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郟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胡氏傳案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即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

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

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秋大雩誌非冬十月癸亥

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

黃諸侯皆叛晉從齊魯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朱子曰

魯欲墮三都至成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墮不久夫子亦去魯矣左氏傳將墮

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

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穀梁傳非國不言圍圍成

成公斂處父言諸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

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疆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

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案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

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

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須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

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

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謀伐晉也垂葭魯地一名耶

辰甲氏今濟寧路鉅野縣有耶亭

○左氏傳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耶意茲曰可銳師伐河

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

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

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

晉師創為之也大蒐于比蒲誌非衛公子伋馮帥師

伐曹再伐不已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大原之別名也左

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

為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

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

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

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

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

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

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胡氏

傳案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

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

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

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

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

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

通志堂

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朝歌衛國都之地汲縣西有故城衛遷曹邑朝歌後屬晉○左氏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

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胡氏傳案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王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汜于鄭會于夾谷歆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所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晉趙鞅歸于晉邑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邑據以叛而不加討今書歸見其自專無君之甚也○左氏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

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胡氏傳案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六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與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薛弒其君比稱國者聞而知之之辭○胡氏傳稱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薛弒其君比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為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氏戌名衛趙陽公羊作晉

趙陽○左氏傳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

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陳公孫名佗人牂頓子名也○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

頓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槁李

吳子光卒

槁李吳地在今嘉興路嘉興縣之南使罪人屬劍自剄以惑之而吳兵亂此奇詐取勝也故雖列陣而書敗吳子光還卒于陘

故不曰卒于師子夫差立○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槁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履還卒於陘去槁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胡氏傳索左氏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槁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至自會

謀救范氏中行氏也牽衛地在今大名路濬州○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

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王朝上士脤杜氏曰祭社之肉魯未嘗助祭而天王使歸脤皆失禮也○公羊傳石

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出奔鄭

左氏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崩贖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太子羞之謂戲陽速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崩贖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子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胡氏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崩贖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嘗據蕭以叛今棄之而來奔

大蒐于比

魯之大蒐邾子來會二者皆失禮也

蒲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莒父霄皆魯邑此年無冬闕文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

午丙

通志堂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三焉夫禮死生存三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三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三乎

牛 郊牛為饑鼠所食而死遂改卜牛乃常事爾何以書乎蓋責其不慎二月於豢養也○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氏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

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傳案左氏吳之入楚胡

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

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

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羊公傳曷為以夏五月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別宮名非路寢也薨于高寢郊三十之運也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

于渠蔭 鄭伐宋齊衛欲救而未果故止書次也○左氏傳鄭

奔喪 諸侯之喪大夫供弔禮之常也今邾子自來奔喪失禮也○公羊傳邾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魯自成風始嫡庶並稱夫人矣今定妣不稱者蓋

不赴且不祔也○公羊傳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弋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紀災 九月滕子來會葬 紀其失禮 與邾子同

丁巳葬我君定 左氏傳葬定公雨不克襄

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

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 辛巳葬定妣 不稱小君蓋妾也○左

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不成喪也○公羊傳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

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漆魯

庶其之邑也○左氏 傳城漆書不時告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二

後學新安俞 皋 述

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如。在位二十八年。十四年春秋終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者言猶受國於先君也。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

圍蔡

隨姬姓侯爵國在今峽州路隨州。楚主兵報柏舉之戰也。陳隨許皆服屬于楚之國。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楚復之也。○左氏傳楚子圍蔡報

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胡氏傳蔡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怨楚之罪詞也。

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定公十五年牛死。改卜牛。至於牛死。然後改卜牛。此則牛未死。即改卜。凡此皆

據事直書。紀其失禮也。○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疆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云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取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在牲然後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在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胡氏傳)饑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胡氏傳)饑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

秋齊侯衛侯伐晉

晉自文公而下世主夏盟及征伐之權除楚外他國未嘗合兵伐之

申戊

也今而受伐則不能伯可知矣陳氏曰春秋之季諸侯無伯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左氏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定公薨邾子來奔喪事魯至矣今蒲公即位未踰年而伐之大失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于句繹瀆東田瀆水之東田沂西田沂水之西田也襄十九年取邾田自瀆水已取瀆水之西田矣自瀆水者以瀆水為界也今取瀆東又甚矣三卿帥師伐而取田邾畏服請盟季孫主將不親往而二卿往句繹與邾子盟耳穀梁各盟其得之說無據事不可攷胡氏亦附會之說也句繹小邾地○(左氏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瀆沂之田而受盟○(穀梁傳)瀆東未盡也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侯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彊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名元 滕子來朝

家而不取也 朝世相也 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稱世子與鄭世子忽之義同蒯瞶為靈公所逐而出奔靈公卒而立

蒯瞶之子輒晉納之正也而納于戚則非矣○左氏傳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子郚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君有之郚必聞之且必至焉使太子絕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胡氏傳世子不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瞶復國而書納者見蒯瞶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瞶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瞶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王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於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瞶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

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晉興師故書及鄭戰鐵衛地在戚之南○左氏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

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圍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此寇繫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疢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王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盜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弋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

冬十月葬衛靈公

故緩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

四畏迫吳楚故遷蔡公子名駟三命大夫○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馬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久蔡遷于州來○胡氏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酉巳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氏曼姑名三命大夫齊王兵助輒拒父此罪

惡之大者也公羊以齊為伯討以輒為尊祖甚非矣朱子曰衛輒子也蒯聵父也今也子以兵拒父為賊是多是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不父其父而禍其祖名實紊矣孫氏曰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乎此○左氏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之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

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胡氏傳案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指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三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不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地震

紀災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月甲午則五月不應有辛卯此必有誤未詳何者誤也孫氏

曰桓公哀公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七世祖也諸侯之廟十世猶存蓋非禮也○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

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庄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收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於是乎去表之臺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紀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胡氏傳桓僖親盡矣其官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城之以備晉也啓陽魯地即開陽也今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縣城

樂髡帥師伐曹
樂氏髡名宋三命大夫宋將滅曹自此伐始六年再伐七年圍之八年滅之

子季孫斯卒
季桓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蔡公孫名獵三命大夫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書名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邾
二年伐邾取田而與之盟今又圍之背盟棄信矣

戊庚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作亂者例書盜蔡昭侯名申今案宣公十七年蔡侯

申卒蓋文侯也昭侯乃文侯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左氏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翻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翻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執謂罪人也○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胡氏傳案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翻逐而射之卒然則翻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三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翻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翻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非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翻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葬秦惠公
子悼公立 **宋人執小邾子**
中國無伯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姓霍皆名也三命大夫杜氏曰弑君黨也 **晉**

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伯中夏以其能拒楚也故諸侯服從今而執戎蠻子以歸于楚則是以楚為京師

矣春秋至此傷之甚懼之甚也○左氏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蒼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十蠻子聽上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赤者何戎蠻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胡氏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昇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昇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城西郭西郭魯國都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 西郭魯國都也魯晉故修城以備之

六月辛丑亳社災 杜氏曰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所謂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二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社災也○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二國也二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二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戌滕子結卒 項公名結子虞母立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蔡亂是以緩葬

葬滕頃公 不書日缺文也

亥辛

五年春城毗 毗魯邑名杜氏曰城毗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趙氏曰討其執小邾子也邾莒小邾之屬皆附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景公名杵臼子荼立○左氏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南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實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

月葬齊景公 茶立而葬也○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不正其閏也

子壬

六年春城邾瑕 杜氏曰備晉也邾瑕魯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寧路濟州乃古任城縣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氏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乞將弑荼立陽生故先逐國高也○左氏傳齊陳乞僞

陳師于城父 以不救乃救

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

通志堂

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軫卒

昭王名軫亦名壬子章立是為惠王○左氏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上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歸亦不如

叔還會吳于相

魯畏晉故

秋七月庚寅楚子

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于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齊陽生入于齊

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立少以啓亂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氏乞名齊三

命大夫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荼之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為不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二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為戮矣由是觀之荼雖死于朱毛之手而實陳乞王之也故書陳乞弒與趙盾鄭歸

生之義同○左氏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如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價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讓也此其為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于乘之王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王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巴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穀梁傳陽

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茶也○胡氏傳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茶世其國已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茶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茶如何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干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王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謀滅之也
宋向

巢帥師伐曹

向氏巢名三命大夫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氏瑗名三命大夫○左氏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

多帥師侵衛

魏氏曼多名三命大夫○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郕

郕國

丑癸

為莒所滅後屬莒地○左氏傳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趙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年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三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

子益來

左氏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

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子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節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入不言伐

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胡氏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疆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果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

宋人圍曹
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將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三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捐丘大城鍾邾

寅甲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當作滅文誤也○左氏傳宋公伐曹將

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

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胡氏傳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三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二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

吳伐我
○左氏傳為邾討也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道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三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郈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傳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示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敵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彊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謹及闡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濟西田與此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也闡魯地近謹在今東昌路丘縣○左氏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或諧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穀梁傳歸邾子益于邾畏齊吳故歸也○左氏傳齊侯使如吳請惡內也

歸邾子益于邾

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無事例書

冬十有二月癸亥

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杞伯過卒

僖公名過子維立是為閔公

齊人歸謹及闡

程子曰歸曰不云我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卯乙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葬速簡失禮也

宋皇瑗帥師取奠師

于雍丘○左氏傳鄭武子賸之屢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公羊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穀梁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夏楚伐陳

左氏傳楚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

報雍丘也

辰丙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傳邾隱公來奔齊錫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

伐齊

左氏傳公會吳子邾子邾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悼公名陽生子王立是為簡公○胡氏傳案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

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謹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

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滅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 宋連年伐鄭而鄭不報復曲在宋矣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今卜不龍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

齊 二月伐齊今始至 **葬齊悼公** 三月葬速 **衛公子孟彊自齊歸** 齊納 **薛伯夷卒** 不書日 **秋葬薛惠公** 惠公名夷薛國微其事直書義自見矣 簡失禮也 見於春秋者五君而已

于衛 齊納 **薛伯夷卒** 不書日 **秋葬薛惠公** 將尊師少例稱國胡氏以號舉之說非也 〇左氏傳楚子期伐陳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〇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

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復之師也 〇左氏傳齊為魯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疆問之對曰小人慮才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任命焉季子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允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諒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〇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于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

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謹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氏頗名三命大夫○左氏傳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米暇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

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 吳主兵為魯報復○左氏傳為郊申至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 于贏

國書 艾陵齊地即艾也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魯會伐至贏而吳於艾陵戰魯不預也○左氏傳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故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裂之以玄纁如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

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知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三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

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隱公名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未詳

其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氏齊名三命大夫○左氏傳冬衛太叔疾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醜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醜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鄭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憇云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三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盍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益兵也用者不宜用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民所出兵車是也周禮之法助而不稅寓兵於農 **通志堂**

年

春秋集傳釋義卷十二

十二

通志堂

田不及井則不出粟田不及甸則不出兵宣公初稅畝則稅不及井之餘畝矣
 成公作丘甲則今不及甸之餘丘出甲矣今又以餘井計之積而為丘為甸亦
 今出賦則是有田皆出賦也故曰用田賦觀左氏所紀夫子之言可知也甸賦
 之法詳見作丘甲矣朱子曰古者以甸計賦出兵故謂兵為賦諸傳賦取財物
 及分別田財之說皆非也○左氏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
 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
 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公羊傳古者公田十一用田賦非正
 也○穀梁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始用田賦也○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
 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
 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
 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
 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
 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
 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
 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
 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
 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諱娶同姓
 公為季氏所棄遂故孟子亦不得稱夫人小君而亦不書葬政由季氏可知矣
 朱子曰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同姬姓謂之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然○

左氏傳昭公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
 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
 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
 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胡氏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
 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
 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
 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
 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
 欲結好疆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
 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夫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
 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
 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
 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公會吳于橐臯 杜氏曰橐臯吳地在淮南
 濠府橐臯今訛為柘臯屬廬州路無為州巢縣○左氏傳公會吳于橐臯吳
 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
 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秋公會衛
 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秋公會衛
 侯宋皇瑗于郟 杜氏曰郟吳地即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有發繇口在今
 揚州路泰州海陵縣為會同從吳也○左氏傳衛侯會
 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
 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
 通志堂

潘其君舍以難之子蓋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詔曰寡君願事
 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
 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
 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
 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
 太宰詔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又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邑錫九
 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
 十有二月蝻蝻為災也○左氏傳季孫問於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
 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公羊傳蝻何以書
 記異也何異
 耳不時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宋連年伐鄭無厭至此鄭乃報復而

悉俘之也岳宋地近於鄭○左氏傳宋向巢救其師鄭之賸使洵曰得桓魋者
 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部延以六邑為虛○公羊傳其言取之
 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穀梁
 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夏許男成卒元公名成子結立
 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此會兩伯之辭也晉伯衰吳益張大晉雖不
 能伯而春秋猶先書之以伯晉者夏天下之

切也黃池衛地今汴梁路封丘縣有黃亭○左氏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
 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

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
 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
 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
 王合諸侯則伯帥侯救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
 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
 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將
 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
 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
 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詔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榮兮余無所繫之
 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
 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詔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
 歸○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
 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穀梁傳黃池
 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
 請冠端而襲其藉子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
 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
 而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
 能言冠而欲冠也○胡氏傳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

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浪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疆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三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豈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師伐陳

春秋之中晉楚爭鄭

於越入吳

孫氏曰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左氏傳越子伐吳為二

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始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雖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三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疆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

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過時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傳此晉魏曼多

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葬許元公

不書月日缺文也

九月螽

月有星孛于東方

東方天之寅卯辰分此星變也○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名三命大夫盜作亂者也不稱大夫失職也

十有二月螽

九月螽十二月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魯狩于西郊也麟仁獸也聖人在上則出今麟出而見獲象聖人不得位也夫

子作春秋之意蓋亦有素因麟出見獲遂成其書故復以此終爾朱子曰麟麋身牛尾馬蹄一角而角端有肉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性仁厚毛蟲之長王者之瑞也又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遲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已踣反袂空漣而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爾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其大且廣者如此則凡小且徧者何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申庚

亂也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得失陵僭賊亂之變森然循乎條理而一之無非法故曰非聖人其誰修之也夫其至動至蹟之不齊而聖人何以一之哉曰仁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則知聖心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人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左氏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

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論九法數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三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二

後學成德按訂

五百三十

春秋集傳程義卷十二

共

張達

經
厚
問
所

